

内 篇

逍 遥 游

一

北冥有鱼 其名为鯀 鯀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 其名为鹏 鹏之背 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飞 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 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

《齐谐》者 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 水击三千里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 尘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 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 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 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 则芥为之舟 置杯焉则胶 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 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 则风斯在下矣 而后乃今培风 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 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鸪笑之曰：“我决起而飞 抢榆枋 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 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 三飡而反 腹犹果然 适百里者 宿春粮 适千里者 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 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 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 以五百岁为春 五百岁为秋 上古有大椿者 以八千岁为春 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 众人匹之 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

之外，复无极也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 未有知其修者 其名为鲲。有鸟焉 其名为鹏 背若太山 翼若垂天之云 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间 此亦飞之至也 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 行比一乡 德合一君 而征一国者 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定乎内外之分 辩乎荣辱之境 斯已矣。彼其于世 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 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 至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译文】

北海有一种鱼 它的名字叫 鲲。 极其巨大 没人知道它有几千里长。 鲲 化为鸟，名字就叫鹏。鹏的背，不知道有几千里，它奋起飞翔，翅膀就像天边的浮云。这只大鸟，每当海动风起时就向南海迁徙 那南海 就是天然大池。

《齐谐》这部书 专记怪异之事。《齐谐》记载道：“当大鹏向南海迁徙时，激起的水花高达三千里，它用翅膀拍击旋风而直上九万里的高空。它是乘着六月大风而飞去的。”野马一般的游气，飞扬的浮尘，以及活动的生物被风吹而飘动。天气苍茫，那是它的本色吗？它的高远难道是没有穷极的吗？当大鹏往下看时，看到的，也就是这样的光景罢。

水，如果积聚不够深，那么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负载大船。倒一杯水在堂前的洼地上，那么，放一棵小草就可当作船；放上一个杯子可就胶着住了，这是因为水浅而船大啊。风的强度如果不大，那么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承负巨大的翅膀。所以大鹏高飞九万

里，那风就在它的下面了，然后才乘着风力，背负青天而没有阻碍，然后再飞往南海。

蝉和小斑鸠讥笑大鹏说：“我尽全力而飞，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下来，有的时候飞不上去，就投落到地面上，何苦非要飞九万里而往南海去呢？”到郊野去的人，只带三餐粮食而当天回来，肚子还饱饱的；到百里路远的地方去，要准备一宿的粮食；到千里路远的地方去，就要预备三个月的粮食。这两只小小的虫鸟又怎么明白呢？

小智慧不能够了解大智慧，短寿者不能了解长寿者。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早晨生夜晚死的小虫不知道一个月的时光；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蝉不知道一年的时光，这些就是“小年”。楚国南边有一只神灵的大龟，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季，五百年为一个秋季；上古时代有一株大椿树，则以八千年为一个春季，八千年为一个秋季，这就是“大年”。彭祖到现在还以长寿著名于世，寻常人与他相比，岂不是可悲叹的吗？

汤问棘也是如此。汤问棘说：“上下四方有极限吗？”棘回答说：“无极之外，又是无极。在不毛之地的北方，有一个广漠无涯的大海，就是‘天池’。那里有一类鱼，其宽度有几千里，没人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做鲲。有种鸟，名叫鹏，鹏的背像泰山，翅膀像天边的云。它乘着旋风而直上九万里高空，超绝云气，背负青天，然后向南飞翔，而达南海。小泽中的麻雀笑话它说：‘它要去哪儿呢？我腾跃而上，不过几丈就落下来，在蓬蒿丛中飞来飞去，这也是尽了飞翔的极致了。而它究竟要飞到哪里去呢？’”，这就是小和大的分别。

有些人，才智能胜任一官的职守，品行能随顺一乡的俗情，德性足以投合一君的心意而取得一国的信任，他们就自鸣得意，其行为就像小麻雀一样。而宋荣子禁不住嗤笑他们。宋荣子能够做到整个世界都夸奖他却并不奋勉，整个世界都非毁他却并不感到沮丧。

他能够认清内我与外我的分际，辨别光荣和耻辱的界限。如此而已！他对世俗的荣誉并不汲汲追求，即便这样，他还是有未曾树立的。列子驾风游行，轻巧极了！过了十五天而后回来。他对于求福的事，并未孜孜以求。这样，虽然可以免于步行，但毕竟仍有所依恃如果能循顺自然的规律，而把握六气的变化，以游于无穷的境域，他还有什么要依赖的呢？所以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二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鷦鷯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译文】

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说：“太阳月亮都出来了，而烛火仍不熄灭，要和日月争光，不是很难吗？及时的甘霖都降下来了，却还在挑水灌溉，对于已经润泽的禾苗，这不是徒劳吗？先生一旦在帝位，天下便能安定，而我还占着这个位子，我自觉惭愧，请允许我把天下让给您吧！”许由回答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安定了，而我还来代替你，我是为名吗？名声是事实的宾位，我是为着求宾位吗？小鸟在深茂的林中筑巢，所需不过一根树枝；偃鼠到大河饮水，所需不过满腹。您请回吧！我要天下干什么呢？厨子虽然不下灶，主祭者也不越位去代他来烹调！”

肩吾问连叔：“我听接舆这个人谈话，大而不当，一说不回头。我惊骇于他的话，就像天河一样漫无边际，高深莫测，不合世情。”连叔问：“他说了些什么呢？”肩吾说：“他说：‘在遥远的姑射山上，住着一位神人，他的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容态像处女一样柔顺；不吃五谷，只是吸清风饮露水，乘着云气，驾着飞龙，而遨游于四海之外。他的精神凝聚，使物不受伤害，使谷物成熟。’我认为这都是胡言乱语，不可以相信。”连叔说：“当然啰！”无法和瞎子共同欣赏文彩的美丽，无法和聋子共同辨听钟鼓的乐声。岂只是形骸有聋有盲，心智也有的啊！”——这些话，说的就是你呀！那个神人，他的德量，广被万物而合于一体，人世喜爱纷扰，他怎么肯劳劳碌碌地去管这些世间的俗务呢？这种人，外物伤害不了他，滔天的洪水淹不死他，能使金石熔化、土山枯焦的大旱也不会令他感到热。他的尘垢秕糠，也可以造成尧舜，他又怎会纷纷扰扰地以俗事为务

呢？”

宋国人到越国去贩卖帽子。越人习惯于剪去头发，身刺花纹，因而用不着它。尧治理天下的人，安定海内的政事，去遥远的姑射山，在汾水的北边，拜见四位得道之士，不禁茫然忘掉他的帝位。

三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①呶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②培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③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以^④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⑤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⑥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⑦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⑧率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⑨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⑩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译文】

惠子对庄子说：“魏王送我一顆大葫芦的种子，我种植成长而

结出果实足有五石大；用它来盛水，它的坚固程度却不能胜任；把它剖开做成瓢吧，又大得无处可放。它不是不大，但我认为它没有用处，于是就把它打碎了。”庄子说：“你真是不善于使用大的东西呀！有个宋国人善于制造使手不龟裂的药物，他家世代都以漂洗丝絮为业。有一个客人听说了，愿意出百金收买他的药方。他于是聚合全家商量说：‘我家世代漂洗丝絮，只得到很少的钱，现在一旦卖掉这药方，就可得百金，那就卖给他罢！’客人得到药方，便去游说吴王。这时越国犯边，吴王便派他将兵，冬天和越人水战，大败越人。吴王于是割地封赏他。同样是一个不龟裂手的药方，有的人靠它得到封赏，有的人却只是用来漂洗丝絮，这就是使用方法的的不同！现在，你有五石容量的葫芦，为什么不系在腰上作腰舟，而浮游于江湖之上，反而愁它太大无处可容呢？可见你的心还不开窍啊！”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家都叫它做‘樗’。它的树干木瘤盘结，不合于绳墨，它的小枝弯弯由曲不合规矩，生长在道边，匠人看也不看它。现在你的言论，大而无用，大家都抛弃！”庄子说：“你没有看见猫和黄鼠狼吗？卑伏着身子，等待出游的小动物；东跳西蹦，不避高低，就为了能抓住小动物。可往往踏中机关，或死在网罗之中。再看看那犛牛吧，它身子庞大，犹如天际的云，虽然不能捉到老鼠，但它的能力可大了。现在你有这么一棵大树，还愁它没用处。为什么不把它种在虚无荒寂的乡土，广漠的旷野，你可以自由地徘徊在树旁，自在地躺在树下。不用担心遭受斧头的砍伐，也不用担心什么东西来侵害。无所可用，又有什么祸害呢？！”

【评点】

《逍遥游》是《庄子》最重要的篇章之一。“逍遥”就是自由自

在，“游”是遨游‘逍遥游’即是自由自在地遨游。这篇文章体现了庄子鄙视世俗、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思想观点。

文章开头奇特，通过对大鹏逍遥游的夸张描写，赞美了大鹏的壮游和志向，同时又对蜩、鸪、斥鴳的渺小、短视给予批判。接下来庄子又通过“知效一官”的世俗庸人和至人、神人、圣人的对比，凸现出大鹏逍遥游故事的象征意义，他鄙视世俗、追求个性解放的观点这时已完全呈露出来。

“尧让天下于许由”的故事发挥的是“圣人无名”的观点。尧在儒家典籍中是贤德君王的象征，但在庄子这里却成为被嘲弄的对象，是世俗庸人的一种。与之相比，许由则是超脱世俗羁绊的理想人物，天下对他来说一钱不值，他不需要天下，他轻视世俗的“名”自由自在的个体独立才是他追求的目标。

“藐姑射之山神人”一段阐发的是“神人无功”的主题。姑射之山的神人肌肤如冰雪般洁白，吸风饮露，乘云驾龙，遨游四海……其个性的高洁与超凡脱俗，令人顿生思慕之心。“宋人资章甫而适越”故事，要说明的是对世俗功利观的否定。

庄子与惠子论辩的两则寓言故事，表明庄子向往的是以无用为大用，以无何有之乡为逍遥游的理想境界，从而再一次点出了超凡脱俗、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主题。

在结构上，本篇散文也很有特色，即各段之间既是有机的一个整体，又可各自独立成篇。段与段之间，虽然在语句上彼此没有任何联系，完全各自独立，但在思想上，各段则是紧密相关的一个有机体，贯通全篇的是鄙视凡俗，追求自由的思想主线，而无己、无功、无名则是其具体体现。

《逍遥游》篇是庄子作品的代表之作，它不仅体现了庄子的主要思想，而且也是庄子散文艺术成就的一个标杆，具有神奇迷人的浪漫色彩。

庄子散文艺术特点之一是想象的丰富和构思的奇特。在作品

中，他凭空想象出了不知其几千里也的大鹏鸟，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的大树，他的想象，可以从往古到今朝，从北海到南极，从地上到天空，从万物到人自身……可谓无所不包，奇想无穷

另外 庄子散文用喻的巧妙、象征的深刻、夸张的大胆、对比的鲜明……均为人所熟知，相信读者仔细玩味原文，自会得其无穷趣味

齐物论

南郭子綦隐几而坐 仰天而嘘 答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 曰：“何居乎 形固可使如槁木 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矜之隐几者 非昔之隐几者也。”

子綦曰：“偃 不亦善乎 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 汝知之乎？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 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子游曰：“敢问其方。”

子綦曰：“夫大块噫气 其名为风。是唯无作 作则万窍怒呿。而独不闻之 蓁蓁乎？山林之畏佳 大木百围之窍穴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 似洼者 似污者。激者 謦者 叱者 吸者 叫者 譁者 突者 咬者 前者唱于 而随者唱。泠风则小和 飘风则大和 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 之刁刁乎？”

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 人籁则比竹是已 敢问天籁。”

子綦曰：“夫吹万不同 而使其自己也 咸其自取 怒者其谁邪？”

【译文】

南郭子綦凭着几案坐着 举首向天缓缓地呼吸 进入了超越对待关系的忘我境界。他的学生颜成子游侍立在他的近前，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形体安定竟会像枯干的木头 心灵静寂竟会像熄灭的灰烬吗？您今天凭案而坐的神情与往常可不大一样啊！”

子綦回答说：“偃 你问得好呀 今天我摈弃了偏执的我 你知

道吗 你听说过‘人籁’而没听说过‘地籁’你听说过‘天籁’而没听说过‘天籁’吧？”

子游说：“请问三籁的究竟。”

子綦说：“大地发出来的气叫风。这风呀，不发作则已，一旦发作起来，万种不同的孔窍就都怒号起来。你没听过长风呼啸的声音么？山中高下盘回的地方，百围宽大树上的窍孔，它们有的像鼻子，有的像嘴，有的像耳朵，有的像梁柱上的方孔，有的像杯圈，有的像春米的臼子，有的像深水池，有的像浅坑。这些孔洞发出的声音，有的像湍急水流冲击的声音，有的像羽箭破空的声音，有的像叱骂的声音，有的像呼吸的声音，有的像叫喊的声音，有的像哭号的声音，有的像深谷发出的声音，有的像哀泣感叹的声音。前面的风声呜呜地吼着，后面的风声呼呼地和着。如果风小，那么相和的声音就小；风大，那么相和的声音就大。大风吹过之后，所有孔穴又都安静了。你不见草木还在摇晃摆动吗？”

子游说：“我知道了，‘地籁’是众多孔窍发出的声音；‘人籁’是竹箫等乐器吹奏出来的声音。那么，请问‘天籁’是什么呢？”

子綦说：“所谓‘天籁’就是风吹万种孔窍所发出的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之所以千差万别，正是由于各种孔窍的自然状态所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鼓动它们发声呢？”

二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鰍者，𪔐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𪔐𪔐。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愁，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荫。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眚，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忡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译文】

才智高的人广博安详，才智低的人琐细偏狭；善于雄辩的气焰凌人，词不达意的则啰哩啰嗦。他们睡觉的时候精神烦乱，醒来后形体不安。和接触的人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有慢条斯理的，有十分深沉的，有谨慎严密的。小的恐惧就提心吊胆，大的恐惧就失魂落魄。他们有时出言好像射出飞箭一样，把这叫做善于洞察是非；他们有时留言不发好像立过誓约一样，把这叫做以守取胜。他们有时精神衰颓好像秋冬草木凋零一样，这是说他们一天天地在消丧；他们有时沉溺于争辩之中，不能使他们恢复自然本性；他们有时心灵封闭得好像被绳索捆绑一般，这是说他们已老朽枯竭了；他们这种走近死亡之路的心灵，不能再使他们恢复生气。他们喜怒哀乐、忧虑、叹息、反复、恐惧、轻浮、纵逸、放荡、作态。好像音乐发自空虚的乐器，又像地气蒸发而长出菌类一样。这种种心态和情绪日夜不停地更替出现在人前，但不知道它们发生的原因。算了吧，算了吧！他们早晚得知这些情态发生的道理，就会明白它们产生的根由了。

没有那种情态就没有我，没有我它们也无法显现。这样理解算是接近大道了，但不知道它所支使的那个东西。仿佛有个天然的主宰者，却又偏偏找不到它的迹象。可以使自己相信它的存在，却看不见它的形体，它确实存在却没有形迹。百个骨节、九个孔窍、六个脏腑，都完备地存在于我的身上，我和哪一部分最亲近呢？你都同样地喜欢它们呢？还是有所偏爱呢？如果同等看待它们，都把它们当作臣妾吗？它们都是臣妾，就不能够互相支配吗？还是轮流做君臣呢？还是另有“真君”存在着呢？无论寻求到它的真实情况与否，都不能增减它天然的本性。人一旦禀受了它而形成自己的形体，就一直活着而等待形体耗尽。与外物互相争斗、互相摩擦，他们奔向死亡像驱马奔驰一样，却不知道停止下来，这不是很可悲的吗？终生忙忙碌碌却看不见他的成就，总是困顿不振的样子，疲于劳役，而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能不悲哀吗？人们说他不会死亡，有什么益处？人的形体由幼年变为老年，他的精神和形体一样衰老，能不说是非常悲哀吗？人的一生本来是这样的愚昧吗？难道只有我一人愚昧无知，而别人也有不愚昧无知的吗？

如果依照各人的成见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那么谁没有标准呢？何必要了解事物的变化而有见地的人才有呢？愚蠢的人也会有的心中未形成主观成见而先有是非，这就像今天到越国去而昨天就到了一样。这种人是把没有当成有，把没有当成有，即使神明的大禹尚且不能理解，我又会怎么样呢？

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轂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译文】

说话不像风的吹动，说话的人各有所说的内容，他们所说的话并不能作为确定是非的标准。果真是发言了吗？还是不曾发言了呢？他们认为自己的发言不同于雏鸟的叫声，是真的有区别呢，还是没有区别呢？大道被什么隐蔽而产生了真伪？言论被什么隐蔽而产生了是非？大道在哪里不存在？言论在哪里会有不行的呢？大道被小的成就隐蔽了，言论被浮华之词隐蔽了。所以便产生了儒家和墨家的是非争辩，他们肯定对方所否定的而否定对方所肯定的。想要肯定对方所否定的而否定对方所肯定的，就不如用空明之心去追溯根本的虚无之道。

事物没有不可以称作‘彼’的，也没有不可以称作‘此’的。从他方面来看就看不见这方面，从自己知道的说来当然是知道的。所以说，彼方从此方而产生，此方依存于彼方。这就是彼和此同时产生的理论。虽然这样，事物生的同时就出现灭，灭的同时就出现生，对的同时就出现错，错的同时也出现对；‘是’就任它‘是’，‘非’就任它‘非’，‘非’就任它‘非’，‘是’就任它‘是’。因此圣人不由是非之途，只是由自然的天道去关照事物的本然，这也是顺任自然的道理。“此”就是“彼”，“彼”就是“此”。彼“有彼的是非”，此“有此的是非”。果真有彼此的分别吗？果真没有彼此的分别吗？彼此不能互相对立，把这称之为大道的关键。掌握了大道的关键，才像进入了圆环的中心，就可以顺应无穷的变化了。“是”完全是无穷

的，“非”也是完全无穷的所以说，就不如用空明之心去追溯根本的虚无之道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恠憷怪，道通为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芋，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说。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果且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终身无成。若是而可谓成乎，虽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译文】

用手指说明手指不是手指，不如用非手指来说明手指不是手指。用马说明马不是马，不如用非马来说明马不是马。（从名与实的观点来看），天地的一切都可以看成一个手指，万物都可以看成一匹马。

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道路是人们走成的，事物的名称是人们把它叫成这种事物的。为什么是这样？这样就是从这样中来的，为什么不是这样？不这样是从不是这样中来的。事物本来就有这样的，事物本来就有对的没有什么事物不是这样的，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对的。所以举小草和举房柱、丑陋的女人和美貌的西施、稀奇怪异的万物，从道的角度看来，都是相通的，等同的。

一个事物的分解，就是另一事物的生成；一个事物的生成，就是另一事物的毁坏。其实一切事物无所谓生成和毁坏，它们都复归于一个整体。只有通达大道的人知道这个复归于一个整体的道理，因此他不用生成或毁坏的观点去看问题，而寄寓在事物循环往复的变化中。按照循环往复的变化行事，就是无用之用；以无用之用，就无所不通；以无所不通，就无所不得。能达到有所得的境地，就接近大道了。能够因任它这样，却又不知道其所以然，这就叫做“道”。争辩者们费尽精神去寻求事物的一致，而不知道万物本来是相同的，这就叫做“朝三”。为什么叫做“朝三”？养猕猴的老翁给猕猴分发橡子，说：“早上发三个，晚上发四个。”众猕猴听了都大怒。养猕猴的老翁又说：“既然对此不满意，那么就早上发四个，晚上发三个。”众猕猴听罢都高兴了，名和实都没有改变，而只是利用了猕猴不满“朝三暮四”而喜欢“朝四暮三”的心理，这也是顺着猕猴的意思罢了。因此圣人把是非调和起来，任凭事理的自然均衡，这就叫做是与非两方面各自发展。

古代的人，他们的认识达到了最高境界。怎样才算达到最高境界？他们认为宇宙初始未曾形成万物，这就是达到的最高境界，

到了终极了，不能再增加了。次一等的人虽然认为宇宙初始有事物存在，但并没有界限再次一等的人虽然认为有界限，但并没有是与非是非分明了，就是大道被败坏的原因。大道被败坏，私爱就形成了果真形成和败坏吗？果真没有形成和败坏吗？有形成和败坏，就像昭文会弹琴；没有形成与败不，就像昭文不会弹琴；昭文弹琴，师旷杖策击节，惠施倚靠梧桐树辩论，这三个人的才智差不多都是最高超的了，所以都载誉至晚年。正因为他们喜好的不同于别的人，就用自己爱好的去让别人明白。别人并非想要明白，却勉强要人明白，所以就以“坚白论”的不明确的论题终其一生。而昭文的儿子又继承其父的琴艺终其一生，却终生没有什么成就。如果这样也能算是有成就的话，那么像我这样也算是有成就了；如果像这样不能算是有成就的话，那么人与我都算不上有什么成就了。所以混淆是非异同的炫耀，正是圣人所要摈弃的。因此以生成或毁坏的观点去看问题，而寄寓在事物循环往复的变化之中，这就叫做明于大道。

五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而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